

黄明秋：倚亭弄弦待斜阳

一期一会

本报记者 竺捷

香江花城40幢楼下有一个小亭子，这个亭子没有牌子，更没有名气，但是此间却是小区一支文艺队伍的发源地。队伍的负责人叫黄明秋，今年66岁。

故事要从他退休时说起，也就是2017年。作为市第六中学的副校长，黄明秋在六中前后耕耘了四十年，他是镇江市骨干教师、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可谓育人无数。刚退下来时，他颇有无所事事之感，便想起了年少时学过的二胡，遂买了一把胡琴，开始重温技艺。不过他选的地方比较特殊，既不是家里，也不是附近公园，而是选择了小区，全因为他家40幢楼下就有一个天造地设的亭子——这好像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练习地点。

这样的亭子在我市各类小区随处可见，是一种标准的居民楼配套设施。记者所住小区也有这样

的亭子，边上就是物业，这里原先是健身区域，现在则成了退休者每天雷打不动的聚会聊天场所，上午是老头，下午是老太。也就是说，小区亭子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功能转移。据记者观察，小区内的各类音乐爱好者一般都在家里练习，极少会选择在小区演奏，因为那毕竟也算“大庭广众”，技术不好自取其辱，技术太好则有卖弄之嫌。

对于黄明秋来说，这其中还有一个隐含条件，即他的二胡技能并非老年大学学得。如果是在老年大学上课的话，通常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琴友，大家自然也不会选择在小区内亮相。原来，其二胡技能是跟哥哥所学，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哥哥比他大16岁，原先是部队文工团的。黄明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拉二胡，一直拉到高考之后，基本上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可谓童子功在身。因此即便荒废了几十年，再抓起来也不费太大事，用他的话说：“应该不会比老年大学的差。”

电影解说词中经常有一句话：“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黄明秋在这个小亭子摆了好几年

造型，碰到的意外状况一只手都数不过来：首先是吸引了一些中老年听众，他们喜欢听现场版的二胡曲，这从侧面印证了黄明秋的演奏水平；其次不久就有意气相投者加入阵营，玩乐器的、唱歌的纷至沓来，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当然也有附近居民投诉扰民，其实他们的活动时间已经很注意了，都在下午四点至五点，但还是被投诉；后来有一次对方甚至打了110，民警也很通情达理，一看眼前这个阵势，表示从内心里很支持这样的活动，但是有人报警也要出警，希望大家演奏演唱的声音低点，活动时间短点。

现在来看，这支队伍的可贵性在于是从小区自发萌芽，成长起来的，且经过了社会大环境的洗礼，它逐渐从松散型组织进化到团结型组织，从最初的独乐乐过渡到众乐乐。亭子里的欢乐温暖了香江花城，不少居民从中受益：比如弹中阮的老吴，自从加入团队后，就像是变了个人，从原先的寡言少语到现在的积极开朗，他的老太婆最开心；还有一位离休的老军人，已经中风失语，然而总喜欢来听演唱，每次都会张嘴跟着一块练，有时大家还会单独给他提供伴奏……

去年6月，香江花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黄明秋带领的这支在亭子里孵化出的文艺团队终于迎来了成长的转折点——养老服务中心免费为他们提供排练场所，每周可以活动三天。至此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且慢，好戏才刚刚开场。这支队伍中人才济济，有江苏大学老教授、焦化厂工程师，还有专业团体的演唱者，大伙现在排练劲头十足。黄明秋给大家定了一个小目标，准备在接下来的红五月里，拿出几个像样的节目，走出香江花城，走向社会。

想念外婆家

文/赵惠如

人老了就会念旧，最近给小舅打过电话，总感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好像外公，瞬间就想起外婆家。还记得几年前的一天，南京二舅打来电话说，外婆家的老宅拆了，整个大港西街都拆了，要修一条通往江边港口的路。

按理说这是好事，但不知为何心里还是很失落。也许是因为这座百年老宅装满了故事。从六七岁起，妈妈就带我从小黄墟步行去大港外婆家，差不多是24里路。也许我步行的爱好就是由此而来，至今不改，连90多岁的老妈也一直坚持每天行走，一直走到99岁。

我已几十年不去大港了。依稀记得，外婆家住的是一座很破旧的老屋，前后很长很大，住了好多人，有点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进门是大院，再进去就是几家合用的大客厅。往里走有楼上房间，厨房在最后面，后面还有园子。

我喜欢在那个园子里玩。记不清有没有花草，只记得有一棵很大的拐枣树，它的果实形态酷似“万”字，所以也叫万寿果。小时候都叫它挤挤嘎，味道甘甜略涩。每次到外婆家，外公外婆都会摘好多给我吃。现在还记得那种味道，一种独特清雅的甜，与众不同，是我心中外公外婆的味道。

小时候，我会和舅舅、姨妈一起玩，其实他们也大不了我几岁。有一年暑假，正午睡的我被吵醒，二舅三舅吵架，就为一块石头。他们喜欢在山上找石头，回来再自己刻图章，七岁的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我还是和小姨妈玩得最多，因为年岁相同。每次到外婆家，我俩总是房前屋后形影不离，玩丢沙包、跳房子，一路在西街逛荡。记得十岁那年，外婆买了大红花布，给我和小姨妈一人做了一件衣服，还留下一张合影呢，两个黄毛丫头一脸童真，照片一直在影集里珍藏着。

我不知道这座百年老宅的沧桑，只知道，外公外婆养大了妈妈、舅舅还有姨妈等姐弟八人，在我眼里他们个个都了不起，“赵公馆”里皆人才。妈妈说过，外公外婆家老宅叫“佩和宅”，听说还是清嘉庆年间的呢。这里面的“七十二家房客”都姓赵，大家亲如一家人。后来，“佩和宅”和整条西街都拆了。现在虽然老宅没了，但从“赵公馆”走出去的人会一直念着这里。



黄明秋(左一)带领大家排练 竺捷摄

南山花香涌春潮

文/石新民

近日百花齐放，竞相争艳，将南山装扮得五彩缤纷，我漫步于其中感觉无比陶醉。

最美人间四月天，大自然的魔力如此神奇，一缕阳光，一习春风，一片春雨，悄然将古城染尽浓浓春色。走进南山北入口的善园广场，在曲折幽静的小道两旁，连片的垂丝海棠花开满长廊，市民三五成群，或拍照留影，或专注赏花，或身着春装，轻歌曼舞，显得无比愉悦。碧波荡漾的湖水边，株株樱花、玉兰花、山茶花相继绽放，游人或驻足岸边观景，或歇坐长廊休闲，尽显悠闲快乐。进得南山文苑，小溪边一株株深红色的桃花，粉白的芍药花，艳丽多姿。牡丹花开得更娇艳，珍稀的百年牡丹花，暖阳之下展芳容。

春天的脚步既奔放又轻快，沐浴暖阳，迎着春风，我与家人紧随春天的脚步，兴致勃勃来到南山西入口广场东面的小河边，映入眼帘的是灼灼绽放的大片桃花，在此观赏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依偎在

桃树下，纷纷留下美好的一瞬间，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南山二期绿道向南步行约两公里，路边山坡上的梨园中，连片的梨花，洁白如雪，分外艳丽，只见梨树满坡，人在花中，花在人中，宛如人们在花海中畅游。春风微微吹来，树上无数花瓣轻舞飞扬，无声落下，飘落一地，又平添了一道靓丽的景观。春潮涌动的季节，花草的生命力极盛，就连山间石板小路上的石缝间，路旁石坝缝隙中，也有野花草探出头来，拼命吮吸着春天气息中的养分。

春来湖水绿如蓝，桃红柳绿花盛开的悠悠南山，花香四溢。徜徉在珍珠湖、回龙湖、莲花湖畔，绿枝嫩叶的株株垂柳，轻拂湖面，一只只鸥鹭，劳燕展翅飞翔于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上，聆听鸟禽啼鸣，蛙鼓声声，好像一首首迎接春天的交响曲。立于湖岸，清澈如镜的湖水在微风下，荡起涟漪，身边不时有沁人肺腑的阵阵花香扑面而来，此情此景好似一幅绚丽多彩的南山

春光图。

春天的南山，花繁叶茂，鸟语花香，生机勃勃。每当我走过一条条山间古道，步入一座座寺院殿堂，品读一首首古人诗词，心灵便受到一次次洗礼。我不由想起招隐山上的昭明太子萧统，伴着春风花香，静心研读，整理汇编《昭明文选》；鹿跑泉旁修竹环抱的听鹂山房，南朝艺术家戴颙，隐于花草芬芳的山林间，终日调弦抚琴，编创精妙乐曲，如天籁之声；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潜心编撰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还有杜鹃花盛开的鹤林寺，书画家米芾专心创作等等。南山的春天，那么朴实无华，自然流畅，难怪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潜心研学，吟诗赋词。

在这如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中，诸多古人先贤留下光彩夺目的灿烂文化和无数传奇故事，给古城镇江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



日前，市实验幼儿园小三班的萌娃们在大自然中开展童谣演唱活动。袁明 周娜威 摄影报道